

## 送田春山回家

何家莹 廖慧文

徐志辉，安徽阜阳人，美食达人。喜欢钻研各种美食配方，在视频网站上拥有40多万粉丝。田春山，湖南怀化人，志愿军战士。1951年7月23日，牺牲在朝鲜铁原阻击战中。

一张黑白的烈士遗照，一份斑驳泛黄的《烈士家属登记表》，将这两个时间和空间并无交集的年轻人，联系到了一起。

一

故事要从一张70年前的老照片讲起。

作为一个美食博主，徐志辉经常在各种平台上寻找美食配方。2021年10月，他像往常一样在一家旧书网上搜索、购买二手食谱时，一条出售抗美援朝烈士遗照和《烈士家属登记表》的信息，跳进了他的视野。带着好奇心，他下意识地点了进去。

毫无疑问，这份年代久远的文件登载的是一个陌生人的信息。但徐志辉却有熟悉感——他的大爷爷也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志愿军战士。一直以来，大爷爷的《烈士牺牲证明书》被家里人珍而重之地放在家里客厅正中央，抬眼就能看见。从小，徐志辉也断断续续地听爷爷回忆过这位传奇般的兄长——大爷爷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后又成为志愿军战士，入朝作战。徐志辉经常端详着那份高挂着的泛黄文件，崇拜着从未谋面的大爷爷。由此，他看了不少有关抗美援朝的纪录片和书籍，对那段历史也越发有敬意。

作为家属，自己从没有见过大爷爷的照片。网上这份烈士遗照，没有被家属珍藏，却在被售卖，徐志辉心里不是滋味。烈士的遗像不应该成为消费或猎奇的商品。将心比心，他几乎是立刻决定——我要将它“送回家”，送到亲人身边。

徐志辉尝试通过平台联系卖家，劝对方不要出售，并讨论归还事宜。但卖方并没有回复他。等待了一阵，为了避免遗物丢失，他只好以1500元的价格买下了这份文件——徐志辉坦言，自己收入平平，对他而言，1500元并非一个小数目。

一周以后，一份来自湖北的快递送到了徐志辉手里。快递很轻，徐志辉小心翼翼拆开，里面躺着薄薄的两页纸。

一张，是老照片。照片上，有两个身着军装的年轻男子正目视着正前方，端端正正地并排站在木板房前。左边男子是方脸，军装单薄且宽大，身后似乎有一条小狗和一只母鸡。右边男子则有张稚气的圆脸，穿着棉服军装，看起来比左边男子的年纪小些。照片左边空白处有一行字：烈士田纯山遗像。但其中谁是“田纯山”？难以判断。

另一张，是《烈士家属登记表》。登记表上透露的信息要多得多：田春山，化名纯山，男，1924年出生于湖南省怀化县四区泸阳乡九农会五组富角溪，贫农出身。参加革命前，曾经给人放牛、做长工，家里有一间烂瓦房，亲人有母亲田余氏、兄田贵二人，一家人在天气不干旱的时候每年能收入20余石谷子。1949年11月，田春山加入独立



田春山烈士(左)。

受访者供图



徐志辉(前排)与田春山烈士亲属合影。

受访者供图

团，后经正式改编入伍，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被编入志愿军第47军140师419团侦察营，两年后，也就是1952年7月23日在朝鲜铁原阻击战中牺牲，牺牲时年仅27岁。

这就是战士田春山的一生。

三

27岁！

徐志辉感到沉重，也亲切——自己正是27岁，大爷爷在抗美援朝牺牲时，亦是27岁。看着照片上的年轻面孔，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必须要把田春山烈士“送回家”。

但很快，他比对信息时发现了问题。《烈士家属登记表》上的年龄和出生日期、牺牲日期对不上。这是不是一份伪造的文件？还是书写者弄错了？徐志辉有些拿不准，于是暂时将它搁置在抽屉里。

今年4月，徐志辉偶然得知，很多烈士的名字和信息被记录在“中华英烈网”上，带着试一试的想法，他找到网站，搜索“田春山”。序号第一，湖南省怀化市中方县烈士，田春山。出生日期、部队番号、牺牲日期，都对得上。真是！

70年过去了，时移世易，很多地方都已经更名改制，徐志辉明白，要想根据这份《烈士家属登记表》上的信息找到田春山的家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没关系，先找找线索。经过搜索，徐志辉猜测，文件上的怀化县应该是怀化市，泸阳乡应该是怀化市境内的泸阳镇，而网络地图上显示，现在的泸阳镇有个富角溪水库，应该就是田春山的家乡。

吃完小麦，种好玉米……结束了农忙，6月14日，徐志辉简单打包了两三天的行李，乘坐凌晨4点的火车出发前往怀化。

傍晚，徐志辉到达怀化南站。为了方便寻找，徐志辉在当地租了辆车，跟着导航来到了下坪乡附近的一个山。徐志辉不常出远门，这也是他第一次来湖南。看着山间的公路弯弯曲曲，他不禁感叹：“这里和老家完全不一样，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山。”

快到目的地了。路边青葱的农田，徐志辉看见一位戴着斗笠的老爷爷正在田中劳作，他走上前打听富角溪村，打听70年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的田春山。

老人毫不迟疑地点点头：“牺牲没牺牲不晓得，没联系嘞。”“从部队回家里了一次，又去了之后就没再回来过。”

原来，这位姓周的老爷爷，曾在70多年前的村头送别田春山。“他就像是在这里等着我一样。”徐志辉感到不可思议。

三

“哪一个是田春山？”徐志辉掏出老照片问周爷爷。老人细细端详，很快指出了年轻时的伙伴：“（左边）这个啊。”

“当初他探亲回家时，腰里还别着一把短枪，再离家去部队时，我是看着他走的。现在又过了这么久，他家还有一个侄子住在这里。”周爷爷回忆。

在老人带领下，徐志辉终于见到了田春山的侄子。田叔叔今年六十多岁，面对徐志辉带来的烈士遗物，他感到惊讶。他的父亲、田春山的哥哥田贵去世得早，也很少提起过这件事。所以，他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还有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烈士叔叔。

“如果不是我这一趟过来，田春山烈士可能就被遗忘了。”徐志辉感到有些庆幸。

随后，徐志辉和田叔叔夫妻一同去了怀化市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乡人民政府和村委会核实信息，最终确认：田贵是田春山烈士的兄弟，田叔叔是田贵的儿子，也就是田春山烈士的侄子。

将遗照和登记表正式移交烈士家属，徐志辉如释重负。千里奔赴，英雄终于“回家”了。

四

徐志辉也要回家了，周爷爷拿出纸笔，让他留下姓名和地址。徐志辉想要推脱，周爷爷却慢慢地说：“我活不了多少年了，但我会交代后人，让他们记住你。”说着，还掏出钱给徐志辉，让他当回程的路费。临别时，田叔叔夫妻将徐志辉送到村口，周爷爷则站在他们初遇时的山坡上，久久地挥舞着手。

一路行来一路记，回家后，徐志辉把这段旅程剪辑成视频，命名为《寻找田春山》，上传到自己的主页。他没有想到，视频发布一个月以来，播放量高达400多万，点赞量将近60万，并且热度还在持续发酵。

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周爷爷的孙子也看到了视频。他说，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见到爷爷了，没想到会在这个视频里看到他的身影。

资料记载，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国先后派遣了240万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共牺牲197653人，其中派遣的湖南籍志愿军约6.7万人，牺牲烈士11541名。他们的名字所指向的，大多是田春山一类的年轻人。在寻找田春山的这一路上，徐志辉听到了无数句感谢的话。他说，遇见“田春山”，只是自己生活中的偶然。真正最应该感谢和铭记的是每一个为国捐躯的英烈。

让徐志辉欣慰的是，与他家相似，现在，田春山烈士的遗像已被放大后裱进相框里，端端正正地挂在田叔叔家里的墙上。

通条件，联通了东西两个大垸，联通了杭瑞、安慈两条高速，让西岸安康、下渔口、陈家嘴等5个乡镇能更快到达县内，桥梁换得了“自由”。

搭乘发展的快车，我儿时的遐想也变成现实。当我第一次用脚步丈量这座庞然之桥，横过阻碍我儿时畅想的河流，我举目四望，穷尽目光去看一切，看天地、花树、看原野、高湖，松滋河水奔天际毫无退意，错落的楼宇被大地紧密簇拥，桥的尽头也有如东岸一样的田野和平常人家。

我联想到古人畅想星月，到今日竟真造飞船奔向太空；儿时好奇对岸的故事，一桥如龙便横跨两岸，昔日之畅想总能成为今日之现实。长桥见证着家乡的变化，是祖国近十年繁荣富强的一个缩影。我深感近些年日新月异的同时，也深受中国人敢想敢做的力量的鼓舞。

回程时，天已浓暗，长桥通明，只有呼啸的汽车从河水之上飞驰而过。忽而觉得，人终归是要跨越山海的。

## 去松滋河的对岸看看

傍水而生，大堤其实就是平原上的“山”，只要爬上堤岸也能游水波之兴，览田园之袤。

于是乎，“上大堤玩”就成了猫捉老鼠的游戏。父母们明令禁止，孩子们偷偷上去，发现了就要“打家伙”。一览无余的平原到底是单调的，孩童们不可能抵得住“身处高处”的诱惑。一到假日，我和小伙伴们就穿过邻居的菜地，爬上高我们几十倍的大堤眺望平原、俯瞰河流、仰望天空，随即又冲下外堤去河边玩水。水里总有叠乱的石头，会有小鱼经游，螃蟹则是伙伴们最大的乐趣。但我统统不感兴趣，我只好奇那边的世界，遥望对岸隐隐约约也有漫长的堤岸和树的影子。

时光如松滋河里的流水，转眼到了2014年，我离开家乡出去求学，心中有了更远方的世界，也不再关心起家乡的变化。

“儿子，最近附近有很多工人来测量土地。”妈妈打电话说道。

“是做什么的呀？”我疑惑。“听邻居们说，像是要修一座桥……”妈妈说。

不要是妈妈说起，我都不知道这个消息。挂断电话，我立刻上网搜索证实。原来为缓解北一桥的交通压力、方便南边人们的出行，安乡县政府决定修县城的第二座桥，位置就在南边的长岭洲地段，离家仅两百米。

以后假期回来，我都要去看一看桥的进度。路基、桥墩、桥台、桥跨……这座桥修了五年，从我读大学横亘到读研，终于在2019年夏天通车。

“一桥飞架东西，天堑变通途”，这句诗恰如其分。长岭洲大桥的修建，改变了安乡的交

## 湘江观潮

刘汕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一首旋律优美、朗朗上口的儿童歌谣是每个人童年不可缺少的快乐元素，它启发着儿童去感知、接受、构建自己的音乐世界与审美情趣。而今年，流行歌曲《孤勇者》成功俘获众多小粉丝，成为孩子们的“接头暗号”。连主唱陈奕迅都感到意外，调侃：“听说我出了首儿歌？”《孤勇者》儿歌化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也向我们提出了疑问：为成年群体而作的《孤勇者》缘何成为新一代“儿歌”？这能够为当下的儿歌创作提供什么样的启示？

《孤勇者》能够在短时间内受到儿童欢迎，与其自身的“先天条件”密不可分。简单易跟唱的旋律、“口号”形式的副歌……孩子们往往一听一遍就可以模仿哼唱。铿锵有力充满“燃点”的节奏则赋予《孤勇者》很强的气氛烘托感，孩子们常常听着听着就跟着手舞足蹈，进入到了自己编织的小小世界。

这首歌的歌词立意也是一大亮点，词作者唐恬在创作之初就把“歌词里要有人”作为创作理念，把视角聚焦于那些默默付出的普通人。武汉市一所小学曾对孩子们为什么喜欢《孤勇者》进行过一次调查，孩子们回答《孤勇者》会让他们想到很多“没有站在光里”的人，例如隐姓埋名的缉毒警察，保家卫国的边疆士兵，也可以是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风雨无阻的外卖小哥……

法国著名音乐评论家罗曼·罗兰曾说：“艺术的伟大意义，基本上在于它能显示人的真实感情、内心世界的奥秘与热情的世界。”《孤勇者》能够打动孩子的内心，在于其本身传递出来的价值观是质朴、美好、坚韧的，人类拥有共通的情感，共鸣使文化流传，文化则能激荡情感。

此外，特殊的传播路径也提供了助力。作为知名网游《英雄联盟》衍生动画《双城之战》的中文主题曲，它在上线之初就受到了游戏圈与动漫圈的密切关注。

而这也是对未成年人有着巨大影响力与吸引力的两个圈层。动感精细的动画效果配合励志的剧情故事，其MV通过视、听觉效果的双重加持成功打入了渴望理解、渴望成功，燃烧着“中二之魂”的青年群体之中，并随着热度的累积逐渐向更低龄的儿童群体扩散。与此同时，基于大数据、算法功能的个人推送机制也为它在社交媒体的传播提供了助力。于是，各种各样的改编版本层出不穷、“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咕叽咕叽汪”的接头暗号梗火遍各大平台……由此可见，《孤勇者》的儿歌化是内外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那么，《孤勇者》的儿歌化，能为当下的儿歌创作提供什么样的启示？必须看到，不同于传统媒体时代家长对孩子媒介接触的把控，新媒体环境下，儿童不仅更易获取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通信设备，并且让他们获取了远超前代的信息。《2020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未成年人网民达1.83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94.9%，其中33.7%的小学生在学龄前就已经开始使用互联网。这使得新时代的儿歌将处于一个必须与其他种类歌曲竞争的局面。注意力的分散、碎片化传播的不完整性、中外流行歌曲的强劲吸引力使得数字时代下儿歌传唱变得越来越困难——新时代的儿歌，必须更具时代性。

与成年人一样，孩子也有着自己的艺术判断，意大利教育家玛丽亚·蒙台梭利提出幼儿在4岁之后会逐渐进入音乐敏感期，产生自己的音乐偏好。创作儿歌只有关注并真正尊重和平视儿童，才能创作出真正打动人心的儿童歌谣。《孤勇者》受孩童欢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曲调激昂、歌词直白、立意积极。但值得注意的是，《孤勇者》仍然不属于儿歌的范畴。它却启示着我们，我们确实应该尊重儿童朴素的审美情趣，创作高质量、且符合时代的儿歌去引导、培养他们对美的感知能力与鉴赏能力。

对待《孤勇者》儿歌化，我们应持一个客观的态度，既要看到成人文艺与少儿文艺之间的区别，尊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与所处年龄段的特殊性，也应满足他们逐渐成长的审美需要，丰富孩子的内心世界。优秀的儿童文艺绝非幼稚的涂鸦板，而是蕴含着人类永恒追求——真、善、美的通俗演绎，正如1957年电影《护士日记》的主题曲《小燕子》，一只穿着花衣的、可爱的燕子，飞过了几代人的懵懂岁月，这些儿童作品的芬芳不会因年龄的增长而消逝，反而历久弥香。



歌曲《孤勇者》海报。